

溥儒与民初宗社党

——国博馆藏《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研究

林 硕

内容摘要:民国初年,以溥伟、升允为首的宗社党频繁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复辟清朝统治。溥儒作为溥伟的二弟、升允的女婿,徒以“旧王孙”的身份泼墨丹青,醉心书艺,对政治鲜有涉及。由于缺乏相关史料,学界始终无法判断溥儒对民初宗社党及其复辟活动所持的态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封溥儒致升允信札,将信札内容与民国初年一系列历史事件进行对比,可知该信写于丁巳(1917)复辟失败之后,是旧王孙寄给岳父的劝慰信。溥儒信札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升允投身复辟活动的钦佩与鼓励,据此可以推断他对民初宗社党持同情态度。

关键词:溥儒 升允 宗社党 丁巳复辟

爱新觉罗·溥儒(1896-1963),字心畲,以字行。恭忠亲王奕訢之孙,载滢之子。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曲均有涉猎,著有《西山集》、《寒玉堂诗》、《凝碧馀音词》、《寒玉堂文集》、《华林云叶》和《寒玉堂岔曲》等作品。近年来,两岸付梓刊印的溥儒著作集不在少数,尤以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溥儒集》^①收录较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通溥儒写给升允^②的信札,共二十行,凡三百一十七字(其中正文十四行,二百四十五字;附录六行,七十二字)。信纸两页,横15.5厘米,纵25.5厘米,均为山水图案笺纸。首页花笺印有“水阁清话,仿石谷子大意”、“中华”字样(图见封二)。末页笺纸印有“古木寒鸦,仿营丘法”、“中华”字样(图见封二)。该笺纸为上海中华书局印制,图案分别仿清代王翬和宋代李成的风格。信札正文首句为“驰念方深”,故将此文献称为《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

①溥儒:《溥儒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收入溥氏《西山集》、《寒玉堂诗》、《凝碧馀音词》、《寒玉堂文集》、《寒玉堂画论》、《寒玉堂书论》、《华林云叶》和《寒玉堂岔曲》以及《溥心畲先生自述》等。

②升允,蒙古镶黄旗人,多罗特氏,字吉甫。清末,长期主政西北,官至陕甘总督(1905年)。

深》。查阅新版《溥儒集》，发现国博馆藏札的正文和附录诗文均未收入其中，实为沧海遗珠。且此文献内容涉及民国初年的复辟运动，可藉以分析溥儒对升允及宗社党持何种态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特撰文首次向学界公布。

一、溥儒与民初宗社党之渊源

奕訢次子载湉育有四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德；其中溥伟承袭了亲王爵位，世人以小恭王称之。晚清以降，溥儒家族三代世受皇恩。洎宣统逊位，小恭王溥伟心有不甘，毁家纾难，抵押王府，联合肃忠亲王善耆、前陕甘总督^①升允组建宗社党^②，志在复辟。1917年6月，为了巩固宗社党各头目间的联盟，在兄长溥伟的安排下，溥儒在青岛与宗社党干将升允的女儿罗清媛^③结为伉俪。尽管是一桩政治婚姻，但溥儒和妻子婚后鹣鲽情深，与岳父升允和妻兄罗叔炳的关系亦甚为融洽，信函往来频繁。溥儒的家庭，乃至他的婚姻，都与民初宗社党的复辟活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长兄是宗社党领袖，岳丈是复辟干将，婚姻是党内头目间政治联姻的产物。那么，身陷其中的溥儒，究竟如何看待民国初年这股复辟浪潮呢？实际上，他从未公开谈及对宗社党的看法。当时的历史背景、家庭环境也不允许他发表相关言论。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大哥溥伟从大连前往沈阳，谋求与日本人合作；三弟溥德^④也离开北平，前往满洲。恭王一脉的三位后胤，两人置身伪政权，不禁让世人关注、揣测溥二爷会不会步兄弟后尘？严峻的形式迫使溥儒写下《臣篇》，表达对溥仪、溥伟等人“作嫔异门，为鬼他族”^⑤的不齿，借此表明心迹，断不会出仕伪朝。正是基于这段过往经历，终溥儒一生都甚少言及政治，对于复辟话题更是讳莫如深。唯有通过他和复辟派^⑥岳父通信的字里行间，我们才能分析出溥儒对宗社党持何种态度。

①实际上，升允所担任的最后职务并非陕甘总督，而是署理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1911年）。

②历史上，宗社党曾两度组建。第一次是清末，溥伟、善耆等人组建，其目的在于抗拒共和，实行君主立宪，后解散。第二次则是民国初年，溥伟、升允、善耆和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在日本的支持下重组宗社党，旨在复辟清朝。尽管二者在成员构成上有所重叠，却不可混淆。笔者认为，可称后者为“民初宗社党”，以示区别。为行文简洁，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提“宗社党”均指“民初宗社党”。

③升允的子女以“多罗特”的“罗”为姓，故其女姓罗，名淑嘉，字清媛，以字行于世，称罗清媛。

④爱新觉罗·溥德，字叔明，满洲镶蓝旗人，本排行第四。因三哥溥佑出继安郡王一脉，因此溥德便成为溥儒的三弟。1934年，溥德一度前往“满洲国”，但并未出任任何职务，不久离开。与长兄溥伟一心复辟不同，溥德前往满洲的动因，学界尚存在争论。

⑤溥儒：《寒玉堂文集·臣篇》，《溥儒集》，第558页。

⑥相对于宗社党，复辟派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除溥伟、升允为首的宗社党外，晚清遗老康有为、陈宝琛、郑孝胥、刘廷琛、沈曾植、章梠等人均属复辟阵营。上述势力既相互勾结，却又互不统属。

二、《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系年考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的内容,为探寻溥儒对民初宗社党持何种态度提供了史料支持。现将全文抄录如下(图见封二):

岳父大人钧鉴 敬肃者:

驰念方深,忽闻返旆,感且惊也。伏思圣人谨身立志之学,背乎理者守之易,近于情者操之难。故砺节砥行之士,养其气而不变,坚其守而不移,虽临大节而不可夺。极至诚之本性,守一心之良知,无声无息,心不违仁,庶几近于道矣。方今之世,礼乐之废久矣,而能守志不违、仁至义尽者,舍大人其谁求之?至于峥嵘志节、大义凛然者,人之所知也;其未来之事业,人之所不知也。伏望守其所知,勉其所不知。婿之敢望于大人者,此而已矣。岩谷寒庐,亦能笠屨相寻否?海风吹暑,尚祈珍重贵体。谨肃,敬请金安!

婿溥儒谨稟。

秋怀一律,录呈海正

溪云木叶景凄然,落日萧疏古戍边。淡淡蒹葭秦苑水,离离禾黍汉宫烟。
相思尘海浑无梦,冷落枝花已隔年。万里秋空何所寄,星河耿耿夜孤悬。

由于信札无信封,落款亦无日期,需要结合溥儒、升允二人的活动轨迹考证系年。

第一,信札写作的时间上限。信札台头为“岳父大人”、“敬肃者”,表明此时溥儒与升允之间已是翁婿关系。溥儒迎娶罗清媛为妻是在1917年夏五月。据此可知,写信的时间上限被锁定在1917年公历6月之后。

第二,信札写作的时间下限。按照溥儒自己的说法,他于1918年八月自青岛出航,赴德国柏林研究院学习,历时三年半;毕业后获得博士学位,于1922年归国^①。显然,这通《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并非写自异国他乡。故可以排除1918年八月至1922年这一时段。同时,在溥儒走后的第三年1921年,升允身患风疾,衰病侵寻,纵然他“养其气而不变,坚其守而不移”,也很难“大义凛然”地继续从事复辟活动。待到旧王孙1922年归国,升允早已远离复辟派的大本营青岛,偃旗息鼓,寓居津门。综合上述材料可以推断,此信写作的时间下限在1918年八月溥儒出国之前。

第三,信札写作的季节和收信地点。文末有“海风吹暑”一句,为我们提供了时间、空间双重线索。从时间上看,《礼记·月令》中有“(季夏之月)土润溽暑,大雨时行”^②的记载。同时,宋代淳于震先也有“六月海风吹溽暑,瓜田白酒

①溥儒:《溥心畲先生学历自述》,《溥儒集》,第887页。

②卫湜:《礼记集说》卷四十二,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经解本,第18页。

稔清香”^①的诗句。所以,此信当写于某年夏季,即阴历六月,公历7月。从空间上看,既然有“海风”,则收信人必然身在沿海地区。参照《升允复辟活动简表》(表1),只有大连、青岛、上海三座城市符合条件。而同时满足夏季、沿海,且处于1917年6月至1918年8月之间的时段,唯有1917年和1918年两个夏天,升允恰巧都在青岛。

时间	升允主要活动地点
1912年上半年	平凉、兰州、西宁
1912年下半年	湟源、湟中、阿拉善
1913年	库伦(外蒙古)、西伯利亚(沙俄)、日本东京
1914年	日本东京
1915年至1916年5月	日本东京
1916年5月起	青岛、济南、大连
1917年上半年	上海、日本东京、徐州、青岛、天津、济南
1917年下半年	青岛、上海
1918年上半年	河州等地
1918年下半年	青岛、长春
1919年至1921年	青岛
1922年	天津

表1 升允从事复辟的主要活动地点列表(1912年至1922年间)^②

第四,信札写作的具体时间。溥儒在信中鼓励、安慰岳父“极至诚之本性,守一心之良知”,徐图再起。结合1917年至1918年间的历史事实,笔者认为这是指升允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丁巳复辟”失败。1917年夏,以升允为首的宗社党纠集各派遗老组成复辟势力,支持军阀张勋入京,拥戴溥仪复辟帝制。然而,日本政府就是否支持宣统复位这一问题,与军方产生严重分歧,最终的结果是对清室复辟暂时不予支持。探知这一消息的升允甚为沮丧,难以向宗社党成员及其他派系交代。日方的临阵变卦,加之各派复辟势力彼此间离心离德,各地军阀作壁上观,凡此种种令升允深感张勋的胜算极其渺茫,遂

①淳于震先:《忆故乡·三首》之一,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四册)卷二二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94页。

②本表的编订主要参考升允于民国初年所写的密札十九通(刘锋辑:《升允复辟阴谋》,《近代史资料》总35号,中华书局,1965年,第147-158页),以及溥儒撰写的《清授光禄大夫前陕甘总督大学士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溥儒集》,第539-543页)。

匆匆“返旆”，龟缩在青岛寓所数月之久^①。因此，1917年丁巳复辟前后的史实，与《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劝慰、鼓励的基调完全吻合。然而，升允的复辟活动并未就此偃旗息鼓。次年，他又携四名随从经水路前往西北腹地，会见了马福祥等一众旧友。尽管复辟密谋始终未能实现，但故友相逢，把酒言欢，升允的情绪尚可，并不符合《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所阐释的落寞心境。是故，此信写于1918年夏季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的写作时间大致是在1917年夏季，丁巳复辟失败之后不久。

三、溥儒眼中的民初宗社党

溥儒在1917年夏季写给岳父的这封信札，可谓用心良苦。是年，对于立志复辟清朝的升允、张勋等人而言，可谓先喜后悲。喜的是：年初升允亲赴日本，得到寺内内阁默许宣统复辟的承诺。得知这一消息的各路复辟分子欣喜若狂，以为可以倚仗日本为靠山，举兵入京，拥戴溥仪坐享大清的万代江山。然而，日本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借助复辟派的力量赶走积极向英、美等国靠拢的总统黎元洪。这与1916年，大隈内阁利用宗社党在大连和呼伦贝尔组织勤王军^②，借此逼袁世凯下台的手段如出一辙。不明就里的张勋率三千^③“辫子军”入都，拥护溥仪再登九五，改纪年为“宣统九年”。日方见目的既已达成，转而支持亲日派。7月初，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的段祺瑞在马厂誓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北京，为自己博得了“三造共和”之美誉。丁巳年这场闹剧遂匆匆收场，复辟暗潮自此一蹶不振。

作为女婿，溥儒深知丁巳复辟的失败对升允的打击颇为沉重。自1916年，

①关于升允中道折返青岛的原因，除本文所述“日本政府变卦说”、“复辟派系矛盾说”之外，还有其他几种说法。如溥儒《清授光禄大夫前陕甘总督大学士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中提及升允临都而还之事，使用了“未几变作，道阻不得赴”的说法（《溥儒集》，第542页），认为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升允进京。又如《郑孝胥日记》的记载，升允是因为张勋“宗旨忽变”，愤而南返（郑孝胥著，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1668页）。照此说法，升允是主观上自动离开。但张勋“宗旨忽变”确指何事，尚无定论。

②日方对巴布扎布武装的称呼为“蒙古军”（西原龟三：《在满蒙地区的蒙古军及宗社党与日本军及日本人的关系》，转引自《近代史资料》总35号，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页）。

③关于张勋进京所带部队数量，有“三千”、“五千”两个版本。《字林报》的特别访问员曾于1917年7月13日，对张勋进行了访谈。根据张的自述——“我有兵三千，当与敌军五万相抗”（转引自郑孝胥著，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73页），本文采用“三千”说。《字林报》，又称《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由英国人创办，是民国时期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

巴布扎布战死林西，勤王军大部溃散^①，宗社党丧失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升允奔走呼号，将仅有的希望寄托在对清室尚怀效忠之心、剃发留辮的张勋身上。岂料张勋麾下的辮子军不堪一击，一触即溃，连他本人也乘坐汽车冲出重围，仓惶窜入荷兰使馆寻求庇护。丁巳复辟的结果彻底打碎了升允的多年筹谋，致使其浊气郁结于胸，终日长吁短叹。因此，纵览《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的字里行间，一方面透露出溥儒对老泰山的劝慰之情，鼓励升允养气不变，坚守不移，尽管屡经挫折，仍要保有百折不挠的信念。另一方面，在谈到人生事业时，溥儒认为“其未来之事业，人之所不知也”，希望岳丈大人可以“守其所知，勉其所不知”。而升允追求的事业是什么？人所共知，就是复辟清王朝。因此，溥儒言下之意是：复辟之举，成败利钝，但尽人事，唯听天命。甚至在“媚之敢望于大人者，此而已矣”之后，紧接着写道“岩谷寒庐，亦能笠屐相寻否？”由于缺少主语，此句可作两种解读。其一，在寒冷的山谷之中，（谁）又能否头戴斗笠、脚踩草鞋找到您呢？其二，在寒冷的山谷之中，（吾）又能否头戴斗笠、脚踩草鞋追寻您呢？倘若按第二种解读，那溥儒对升允和对宗社党的感情，恐怕绝不是同情那么简单。此外，文末附录的七言诗当中，有“淡淡蒹葭秦苑水，离离禾黍汉宫烟”、“万里秋空何所寄，星河耿耿夜孤悬”之句，仿佛让人听到一丝前朝遗老哀鸣之声。

综上所述，《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写于1917年，丁巳复辟失败之后，是旧王孙写给身在青岛的岳父——宗社党干将升允的信函。溥儒在信中并未对岳父从事复辟活动进行任何苛责、规劝；所表达的仅仅是对升允投身宗社党复辟事业的赞许，鼓励他面对挫折隐忍蛰伏，矢志不渝。这通手札传递出一种对复辟失败深感惋惜、悲悯与遗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这种情绪可能不仅仅针对升允个人遭遇，而是对于整个民国初年宗社党复辟活动的真实情感表达。

【作者简介】林硕，史学硕士，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晚清民国文献。

^①林西之战后，巴布扎布的武装部分溃散，徐部退至喀尔喀流域，对呼伦贝尔等地进行袭扰。至1917年秋，被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联合俄军击溃，残部被黑龙江督军招抚。说详（日）柏原孝久、滨田纯一共著：《蒙古地志（上卷）》，富山房，1919年，第1561页。

岳父大人鈞鑒 駢高者馳念方深忽聞近旆感
且喜也伏思聖人謹身立志之學背乎理
者守之易近於情者操之難故厲節砥
行之士養其氣而不廢壯其守而不弛雖
大節而不可奪極至誠之孝性守心之良知無
教者其心不違仁庶幾近於道矣方今之世
祀樂之廢久矣而能守志不違仁者盡者捨
大人聖人求之至於崢嶸志節大義凜然人之
所知也其未求之事業人之所不知也伏望守其
所知勉其所不知婚之教生於
大人者此而己矣寒谷寒庵亦能 豈復相尋否

海堂吹暑尚新
珍重貴體謹肅致請
金安
林氏一律錄呈
晴溥儒謹啟
海內
海堂先生景湯外一落日蕭疎古成遙漢
蕭蕭秦苑水寒秋來深宮相相思望
海渾無影冷落梅花已隔年夢里秋空
何處寄星河賦一夜孤懸

溥儒致升允信札

详参林硕《溥儒与民初宗社党——国博馆藏〈溥儒致升允信札·驰念方深〉研究》一文

教可世仁无執事王經理來持交
惠書補悉一切此將拙稿六本面達王君
想日內可寄達矣頃又獲讀
哭女詩二章其真摯不待言尤能撥
刺露以成其獨去之境乃直造宋二陳之
室又与太夷異曲同工也
君為病後所留之身萬不宜以感傷自累

玉禧、拙稿多數折辱聊之作不及刪汰
不審太夷能為去取否又抄寫恐誤誤亦
衆如印出稿本能寄我一校尤妥前
集所存者悉散盡故僅以下卷殘本附
上而索前集者猶多曾託人於上海北京書
肆購之皆不可得他日或不免併前集重付
印也急訊吟安惟葆衡不宣三立啟

陈三立致李宣龚信札

详参吴建伟《陈三立致李宣龚、曹经沅函札简释》一文